

重返故乡满眼新

□肖克凡



走进沈阳铁西区的中国工业博物馆，大厅迎面是大型古铜色浮雕，两个炼钢工人挥舞钢钎牵出火龙，钢花飞溅。火车头、拖拉机、普通车床、空压站、油罐……虽然离开工业战线多年，这场景依然吸引了我。

这座工业博物馆建筑面积六万平方米，包括铸造馆、汽车馆等多个展馆展区。我做过六年铸造工人和两年铸造技术员，抬头看到“铸造馆”方向标，仿佛听到当年师傅的呼唤，快步跑进去。

这原是沈阳铸造厂的车间，完好地保留着当年样貌。当年的生产设备，如今已是展馆的陈列物品，似乎还散发着热度，透露出钢铁的性格。

仰望那台俗称“天车”的桥式起重机，主钩与副钩高悬，似乎等待地面指令起吊砂箱。走到碾砂机前，我想起“打芯”使用的油砂、大粒、煤砂，那是我工人岁月里的记忆。

铸造展馆的两座冲天炉，原汁原味保留完好，好似两尊钢铁巨人等待投进焦炭和铁锭，然后点火鼓风融化铁水。我凭借经验估测化铁容量，果然是两座十吨冲天炉。

当年“一五”“二五”计划的实施，铁西工厂的工人创造新中国工业数百项第一：第一个铸造用机械手、第一个自主研发的管模、第一根超高压管的管样……

然而，当历史车轮驶进改革开放新时期，铁西老工业区，面临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，只得放缓脚步直至面临困境。如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，几成难题。我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《原址》，尽管故事背景与人物原型不是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，小说主人公面临的生存困境，却与铁西人的艰苦跋涉实无二致。

时过境迁。铁西究竟怎样走出企业生存困境呢？

我来到铁西新区展位前，感受那段拼搏的历程。2006年，铁西初步完成老工业区调整改造任务，科学谋划未来发展大目标，重点规划“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”，目标是做大做强数控机床，重矿机械，环保装备等九大产业，建设基础制造、公共研发、金融服务、现代物流、人才培养五个公共服务平台。这个大手笔规划，令我感到强劲“东北风”。

我特别关注“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”规划远景，如今北方重工集团已然将蓝图变成现实。大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，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机，泥水平衡盾构机……一张张高端产品图片呈现在我面前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天津修地铁。苦于施工设备落后，全凭人海战术作业。记得地铁沿线大街被“开膛破肚”完全断交，马路两侧只留人行便道，出行不便。进入九十年代，有了盾构机，可以做到封闭式地下施工。可由于技术专利制约，我们只得付出巨资引进国外盾构机。如今铁西有了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盾构机，作为一个曾经的工人，我从心里感到自豪振奋。

从老铁西的传统机械制造业到新铁西的先进装备制造业，沈阳励精图治浴火重生，大步迈向新型工业化道路。

参观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，同样令人振奋。这里的机器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，堪称中国科技实业崛起的样本。从“制造”到“智造”，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的巨变。我和几位朋友现场轮番提问那个名叫小科的机器人，它眨着眼睛对答如流，聪明伶俐活泼可爱，一瞬间我觉得这无疑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。

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，令我想起杜诗“新松恨不高千尺”。他们继承发扬铁西创业创新的精神，势必茁壮成长而气势参天。

铁西的工业文化源远流长，形成独特的历史人文积淀。1905文化创意园的落成开放，就是要留住铁西工业文化的根，保住铁西工业文化的魂。这座建筑原是沈阳重型机械厂金工车间，完整保留了原址独特的工业建筑风貌和内部框架结构。

我沿着走廊穿行其间，意外发现脚下正是当年起重机行车梁，身旁钢铁装饰正是当年车间通风管道。处处可见铁西工业遗存，时时感受当代文化艺术氛围。小剧场，新书店，沈阳往事酒吧，原创工作坊，美术工作室……工业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艺术巧妙相合，使1905文化创意园成为新铁西文化地标，3A级著名工业旅游景区。

走出1905文化创意园，回头望见北侧大墙镶嵌着“铁西”二字，据说每字重达三吨，它是沈重集团用最后一炉铁水浇铸而成。这既保留铁西老工业的历史记忆，也开启新铁西的腾飞时期。

我深受感动。此番铁西采风，我的工业记忆被唤醒。我不是沈阳铁西人，却有重返故乡的感慨。毕竟工厂，有我的根……

大家V微语

酸

□尤今

●酸，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味道。

●它极端犀利，能引起连锁反应。才一入口，唾液便大量涌出；然后，五官扭曲、双眸发涩、鼻子收缩、龇牙咧嘴、舌尖颤抖。有时，酸气直冲脑门，连脑神经都被熏得麻痹了。

●它十分暧昧，不像甜、咸、辣那样的干脆利落、立场分明，它总牵牵绊绊地与其他一些味道纠缠不清——酸甜、酸辣、酸咸；然而，它却总是喧宾夺主，像一条狡猾的小蛇，阴冷地钻进你的喉咙、胃囊，最后，侵入骨髓，弄得你直打哆嗦。

●它也非常霸气，能隔空发功——“望梅止渴”，便是典型的例子。

●这么犀利、这么暧昧、这么霸气，偏偏众人爱它。

●爱它所带来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刺激感，每每让它入口，便像在口腔里掀起一场大战。可怜的舌头，欲逃无门，给那冲天的酸气折磨得伸卷难以自如，像是在惊涛骇浪里翻腾的一叶扁舟。几番挣扎、几轮搏斗之后，才在酸气褪尽的疲惫里，重新尝到风平浪静的喜悦。

●众人也爱它有提神醒脑的功效，在昏昏欲睡的当儿，咬一枚酸果，嚼一粒酸梅，全身的细胞，立马被惊醒。以前，上自己最讨厌的数学课，总偷偷在口腔里藏一颗酸梅。老师讲课时，看到学生精神奕奕，心生欢喜，他不知道学生其实是嘴里“另有乾坤”呵！

谈天说地

健身与写作

□张正

这段时间，在我的头脑中转动比较多的两件事是健身和写作。有一天，和他人谈论成功之道，我脱口而出：“写文章和健身道理一样，要方法对，要反复练，还要正确看待天赋。”

方法对很重要，方法不对，付出的汗水再多，效果也不佳。最初几年，我在健身房“瞎练”，力量上增长不明显，后来遇到高手教我正确的训练方法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写作也一样。上作文培训课时，我反复强调，想在短期内把作文水平提高一大截，不太可能，但通过短期训练，可以把思维调整过来，用正确的方法指导实践，会少走许多弯路。

我是个运气不怎么好，悟性、天赋也一般的人，然而我善于学习、思考，在长期坚持不懈的写作实践中，逐步领悟了一些规律，把对写作的理解与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。这个过程虽然有点艰难，有点漫长，但好在总算取得一点成绩。

如果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就不要指望能练出结实健康的体魄。写作也同理，只有反复练习，才能得心应手，下笔如有神助。我见过许多出手不错的年轻人，包括一些小学生，我很希望他们有我一样的毅力、耐心，坚持练习下去，把文章写得更好。各人兴趣不一样，将来也不是一定要靠这个技能吃饭，但无论干什么工作，能轻松地用文字表达自我，也算是一种基本的交际能力。

一个人无论做什么，最终能到达怎样的巅峰，与天赋有一点关系。比如，我对力量训练很投入，中年以后，不顾不再年轻这个事实，想成为大力士、腕力王，渐渐地，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：我在力量上的天赋有限，这决定了我的发展潜力并不大，但我还是要努力做到最好。

天赋对成功有影响，但不是最重要的影响。我小时候没有读过很多有意义的书，没有接受过文字方面的训练，也没有什么遗传基因，我是家族中写作的第一人。这些先天不足没有关系，先天不足可以后天补，我尽最大的努力就好。如今，我的写作水平被越来越多人认可。人的努力程度越大，成功中天赋所占的比例就越小。

不是天赋好就一定成功。天赋好，也会成为偷懒的理由和借口，从而错失成功。

常言道：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但我不管这些，只是努力地把事情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最好。世事我曾努力，成败不必在我。

运动，健身；写作，健脑。做人讲求内外兼修，做事努力做到自己的极致，这不是一种很有诗意的生活吗？

作家印象

苏叔阳的世界

□艾克拜尔·米吉提

我和苏叔阳认识在上世纪80年代初。那时候改革开放之风劲吹，文坛迎来了空前繁荣景象。苏叔阳正是此时的弄潮儿之一。他的话剧《丹心谱》一炮走红，获得“建国30年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”。随后，1980年推出同名电影。由此，话剧、电影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纪实文学、纪实片、电视解说词、理论著作、历史随笔……各种文学体裁无一遗漏，样样都有苏叔阳的耕耘之作，令读者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这就是苏叔阳的世界。

但苏叔阳生性温和，为人低调，不是那样乍一成功就张扬的人。以至于他直到后来满头白发，依然说：“我还是涉世不深的少年郎。”面对成就却说：“我只是一个尽自己微小的才能为人民服务的工艺。”他的这种谦逊风格透着一种儒雅，备受人尊敬。

第六次文代会、第五次作代会期间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欢晚会。那场晚会的总策划、总导演便是苏叔阳。其实，早在此前1993年他被查出患了癌症，先因胃癌切除一部分胃，1994年5月又因肾癌切去了右肾。但在这天晚上，在人民大会堂三层宴会厅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苏叔阳的身影，他在现场协调晚会的每一个细节。

晚会结束时，在大会堂又遇到了苏叔阳，他很快地问我，怎么样，这节目安排得怎么样。我说，非常棒，尤其二重唱安排的别出心裁，是今晚晚会可圈可点的高潮……

在各种文学活动或会议中相遇，我们都会坐在一起无所不谈。有一次与苏叔阳见面，他聊起国歌、聊起田汉很是激动。他突然说，老艾，你是政协委员，你应该提个提案在天安门广场升旗杆下汉白玉护栏外侧贴上60厘米长、40厘



米宽的铜牌，刻上五线谱国歌歌曲，再刻上国歌歌词、词作者田汉、曲作者聂耳，这样既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，也会成为天安门广场一道新的风景。我的眼前为之一亮。我以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提的提案。于是，我在当年两会提出了《关于在天安门国旗升旗台侧附国歌〈义勇军进行曲〉五线谱歌词铜牌的提案》。当时，天安门广场管理局接办人员很是兴奋，由衷地告诉我，这个提案很重要，他们一定认真办理。但是，接近岁尾，接到电话，他们十分委婉地告知我，天安门广场管理局只是北京市政府的派出机构，要动天安门广场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他们都做不了主，需要上级批准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虽在宪法和国旗、国徽法中有所表述，但是没有明确法律地位，所以没有法律支撑，无法操作。这是他们面临的难处。我这才意识到，原来我们唱了

几十年的国歌，居然没有立法保护。由此，我在2014年两会再次提出《关于在天安门国旗升旗台侧附国歌〈义勇军进行曲〉五线谱歌词铜牌的提案》的同时，还提出了《关于建议修订〈国旗法〉为〈国旗国歌法〉的提案》。经过各方多年努力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》，终于在2017年9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，并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实施。

让常人难以企及的是，苏叔阳面对癌症病魔没有丝毫退却。2001年10月，因为癌症他的左肺上叶被切除。但是，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癌症抗争的同时，依然笔耕不辍，新创作了300多万字的作品，出版了诸多著作，创造了苏氏读本体。历史散文著作《我们的母亲叫中国》《中国读本》《西藏读本》带来巨大影响。

2017年7、8月间，朋友告诉我苏叔阳住进北京军区陆军总院了。我立即拨去电话，他很坦然，说这次是得了直肠癌，医生建议他做手术，他不想做了。我在电话里宽慰了几句，相信他一定会再次战胜病魔。

但是，朋友告诉我，一般人并不知道《中国读本》所得280万元稿酬他悉数捐给了西藏，自己再度发现患了直肠癌时，他自己却已囊中空空如也。我的内心无比震惊。我立即给钱小芊书记打去电话，钱小芊书记委派阎昌明代表中国作协看望苏叔阳，并送去慰问款。后来中影集团也派人看望并送去慰问金。苏叔阳对自己的困境却不事声张，若不是我们介入，他宁肯自己承受。

2019年7月16日晚间，苏叔阳在北京病逝，享年81岁。惟愿他的苏氏读本体和等身著作像涓涓细流，滋养读者心田。一路走好，苏叔阳兄！